

母亲最想要的生活

耿艳菊

母亲坐在廊檐下，仰着头，愣愣地出神。门楣斜上方的廊檐缀着一个干草和泥巴筑成的燕子窝，安静得有些寂寥，叽叽喳喳的小燕子早飞走得不见踪迹。母亲望着燕子窝，燕子窝望着母亲，都是空落落的样子。

母亲五十二岁了，人生里的大事差不多都已完成了，儿女们读书毕业，出门工作又各自成家。昔日热闹阔大的庭院静寂极了，听得见阳光一捧一捧落地的声音。母亲总是说院子太空了，便在院子里栽满了花树。看燕子窝，同花树说话，成了母亲对抗寂寥生活的一部分。

年过半百的母亲，这半生是极其辛苦的，一边抚育孩子，一边操心生活。母亲那个时代的人读书的少，她更是一字不识。大概是吃了不识字的亏，母亲要她的孩子们都去识字。就是这样的，一个质朴坚定的农村妇女，把几个孩子一一送出去，供应他们都读完了大学。可想而知，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，母亲从没有退缩过，坚强地扛过来了。

孩子们的印象里，母亲总是忙得脚不沾地，忙着做饭，忙着田里的活，忙着养家糊口，忙着为学费东奔西走。似乎母亲在疲累不堪的时候，也感叹过何时可以喘一口气啊。而当

孩子们都长大自立，她真正闲下来的时候，反而不习惯了。

孩子们在城里都有了好的生活，出门坐车，屋子里有空调，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母亲再守在田地里风吹日晒了。儿子擅自做主，把种了几十年的田地交给了本家的一个叔叔。母亲的生活也真正空寂下来。

忙活了半辈子的母亲忙活惯了，闲起来总是慌慌的。她瞒着孩子们又偷偷地忙活起来。村庄西头有制作鞭炮的厂子，母亲去了，坐在那里一天，也就是能挣个十几块钱。邻居们笑话她财迷，她笑笑并不在乎。村庄里有几家养鸡场，她得空了，也去那里干活，捡鸡蛋或者给小鸡打针。

这些她是有意不让孩子们知道的。可孩子们还是知道了，她手上不小心的刮痕，头发上的火药味，还有总不能按时接听电话。

孩子们都回来了，聚在屋子里商量着母亲的生活。母亲渐渐老了，很多事又转过来了，以前总是母亲为他们想办法，出主意，现在轮到他们操心她的生活了。她不说话，在厨房里忙得起劲，给孩子们做好吃的饭菜。

孩子们商量的结果是接母亲去城里生活，可母亲怎么都不肯去。她舍不得生活了半生的地方。这里的

一切都是她熟悉的，令她心安自在。城里孩子们的家，她偶尔也去住过几天，局促在屋子里，让她透不过气。最后是女儿想出了办法，要母亲去给她带孩子。这样的理由，母亲是没法拒绝的。

然而，母亲在城里女儿的家待得并不开心。不是女儿的家不好，也不是女儿不孝顺，也不是外孙女难带。女儿家是做生意的，住的房子阔绰干净，女儿也有大把的时间，外孙女快两岁了，根本用不着她去带。她每天无所事事，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难熬过。后来，竟然严重到睡不着觉。

母亲仅仅在城里住了两个月，瘦了五斤，女儿不得不又把她送回了老家。亲戚邻居知道后，笑她有福不会享，生就的劳碌命。而母亲果是如此，回家后，她答应孩子们不去鞭炮厂，不去养鸡场，条件是她要去种田地。孩子们想了想，只得同意。

后来，孩子们还给母亲定了任务，母亲种的粮食菜蔬供应给孩子们，母亲负责种，孩子们负责享用。孩子们每周都轮流回来麻烦母亲，缠着母亲做好吃的饭菜。母亲的生活又变得像从前一样忙碌而有着落。

母亲是满足的，哪怕是劳碌命，她也甘愿。

留点时间听鸟鸣

孟祥菊

周末去看牙医，早到了二十分钟，医院尚未开门，便站在门口的一棵树下静等。旁边的一处发廊檐下，站了一位戴着宽檐帽的长者，从面相上看，老人的年岁很大了，脸上的皱纹纵横堆积，把瘦弱的腰身都压弯了。奇怪的是，他一直仰头望向檐顶，仿佛在专注地欣赏一样宝物。

我好奇地走过去瞧，只见外墙顶部的拐角处，高悬着一个歪嘴的燕巢，个头不大，形状怪异，显然是一只拙燕搭建的。老人见我来看，轻轻一笑，算是打过招呼，之后将手指放在嘴边“吁”了一下，示意里面有动静，并做出聆听状。受着他的熏染，我也屏息凝听起来。果然，在燕巢深处传出一阵燕儿呢喃的声音，响动不大，叫声却极好听。我猜测，里面住着的定是幸福的一家子……

不知何时医院的大门已经打开，老人随我一同走了进去，原来他也是来看牙医的。不巧的是，我们都被燕儿的鸣叫耽误了时间，因而手中的挂号单均排在了十名以外。我俩只得在宽大的叫号厅里坐下等候，目光相对接的一刹那，彼此的脸上同时露出不言而喻的微笑。

在静等的时光中，脑海里蓦然想起月底发生的一件事。某日清晨，我给同城居住的表妹打电话，想让她上班的时候帮我捎走一样东西。电话响了半天，却一直处于通话状态，急得我在自家客厅里直转圈。几分钟过后，表妹主动把电话回拨过来，我略有不满地向她询问起不接电话的原因，表妹轻轻告诉我，刚才她故意拒接的，因为她家阳台外面有两只鸟一大早就欢叫不止，好像是在谈恋爱，那种场面，是不适合接听电话的。我嗔怒着责怪她玩性不收，像个孩子，永远长不大，表妹并不生气，只是讪笑着听我把话唠叨完。放下电话，我自己却情不自禁地浅笑起来。要知道，表妹今年已经年过四旬，她的女儿都读高三了，可她身上的稚气却愈发多了起来，这点倒是令人艳羨不已。

一直喜欢大师林风眠先生的画。他素爱画鸟，翠绿的树枝上总是站满小鸟，鸟儿们圆圆滚滚的身子挤在一起，和椭圆的树叶相依相伴，交相辉映。透过视觉画作，我们仿佛能随时听得到鸟儿啾啾的嬉戏声和欢闹声，令人欣喜和陶醉。这种唯美意境里，透着大师达观而童稚的一面，时刻唤起我们热爱生活的欲望。

仔细想来，我们生而为人，便注定要与尘世的诸多负累相伴，既然此生做不得三毛笔下那棵“没有悲欢”的树，不如就做一个能够忙中偷闲的“窃喜”之人吧。偶尔学会在时光的缝隙中驻足一下，哪怕是简单地听一听鸟鸣，或看一看花开，那也是对凡俗日子的一种善待和期盼。



飞雪入梦

茹冰 摄

长篇连载



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“老师，这教室好像在打尿颤颤。”有个学生突然蹦出这么一句，王敏之神经质地把手一挥，喊道：“同学们快出教室！”

同学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还是很听话地从教室里走出来，站在操场里嘻嘻哈哈。

“上课的时间闹哄哄的，成什么体统，进教室去！”仇学军大声地呵斥学生。王敏之看教室没什么异样，招呼学生继续回

教室上课。

雨下起来了。先是懒洋洋的点点滴滴，好像有什么顾虑；然后东一头西一头乱撞，好像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到处找人报信；紧接着，如银河决堤，扯天扯地都是明亮的雨帘。既无雷声，也无闪电，雨水从瓦槽里倒进教室，到处滴滴答答响。同学们逃难似的，搬桌移凳，躲避漏雨，把个教室弄得七零八落，狼藉不堪。

刮风了，好像有千军万马朝学校奔杀而来，到处都是混乱嘈杂的响声，还夹杂着怪叫，鬼哭狼嚎一般，使人毛骨悚然。操场里的树枝扭向一侧，一根酒盅粗细的，“嘎嘎”一声折断，被风吹过围墙去了。屋檐水横着飞，屋瓦被卷起来……王敏之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头，是一种古怪的噤叭声，脚下的土地像在陷落。

“同学们快出教室！”王敏之大声地叫喊起来。同学们愣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快啊，教室要倒了，快出去！”王敏之叫着，抱起前排一个小个子同学奔出去。学生明白了，一窝蜂往外逃，但凌乱的课桌阻断了他们的出路。哭声，叫声，课桌倒地声，破碎声响成一片。王敏之冲进教室，手脚并用，推开课桌，开辟出一条道路，让学生有秩序地迅速撤离。

抬楼开始晃动起来，瓦片哗哗地砸

落。有个同学绊倒在课桌间，并且被卡住，爬也爬不起。屋顶的响声非常大，王敏之感到危险就在头上，但他顾不得多想，飞奔进去，把学生抱起来，整座屋子就在这时轰然倒塌下来。

“快救老师！”

“老师压在教室里了！”

学生们哭叫着冲上去，一双双小手扒着砖头瓦片。指甲扒掉了，鲜血直流，他们也不管，一味地扒啊扒。全校师生奔过来，很快就把檩条、橡皮、砖头、瓦砾扒开。只见王敏之伏在那里，双手撑在一个课桌上，身子横挺如一道山脊，一根檩条砸在他的头上。刘承祖把那根檩条搬开，密集的雨滴把王敏之头部的暗红血液洗去，洁白的脑浆就像一朵朵小花，在雨中怒放。

(168)(未完待续)